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第一回 慶景星才人降世 夢明月玉女臨凡

詞曰：古初天地本洪荒，是何人分判出兩儀四象。卻原來盤古氏鑿破陰陽，生下些男女落在閻浮世上。把一個有德的做主宰君王，把幾個有才的做王侯將相。幾堆兒高泥堆，便喚做衡嵩泰岳。幾道兒闊溝渠，便稱為河海長江。強辨出日月三光，生造作寒來暑往。漫道天地之間人為貴，全不數牛馬豺狼，那虛空一畫歧為兩，也虧那庖犧氏費盡許多心腸。留下這戲場，盡著那愚夫愚婦，日夜奔忙。

話說那天下之事，總是巧中成拙，拙中成巧，苦盡甘來，樂極悲生，紛紛不一。這一段希奇故事，出在大明天啟年間。那皇家的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也不必細講。且言那天啟皇爺的駕下，有三位賢臣：第一位是文華殿大學士，姓雲名定，表字天祥，夫人趙氏。本籍是山東兗州府人氏，只因他年過五旬，只有一女，尚未生子，雖做高官，心中不悅。這也不在話下。他有一位同年，姓鍾名佩字鳴珂，夫人錢氏。四旬年紀，本籍是常州府武進縣人氏。現任刑部侍郎，兼右都御史之職。他與雲太師雖是同年，情如手足，不問官職尊卑大小，但逢朝廷公事已畢之後，他二人便詩酒往還，不是鍾御史到雲府來，便是雲太師到鍾府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還有一位武官，姓雁名翎字冲霄，乃是行伍出身。原任西邊口的一員守備官兒，因那年西邊作亂，雁翎屢立戰功，是雲太師表奏朝廷，升他到內京，掛了兵部大堂的印，現任京師皇城九門提督都統之職。因他平日為人耿直，不受私情，那些在京的官員，倒有三分怕他。雲太師因他為人剛義，心中歡喜，因此他與雲、鍾二人都也相好。

一日朝散無事，雲太師回府，獨坐書房，正無情緒，忽有門官領著一員家將，捧著一卷裱過的大紅綾子，又有一封字，乃是當今國舅太平侯刁府來的。那國舅姓刁名發，字連科，是天啟皇爺西宮娘娘的親兄弟。西宮刁后那年生了太子，故此娘娘得寵，將他親兄加封了太平侯，又賜了他一所莊房，距皇城□二里，名為太平莊。莊內起了花園，蓋了皇宮，凡春秋天氣，西宮刁后回家，祀祖上墳，便在太平莊住宿。內有兩個太監，八個侍衛，在那裡看守行宮。外又撥了三百名御林兵，派在那裡伺候。這太平莊行宮周圍有七八里，一帶壕溝，甚是雄壯。那正門終年關閉，只有刁后到此方開。奉旨：凡一應文武軍民人等，擅入太平莊者，登時打死。不言這太平侯為人手段，貪財好色，倚勢強淫民間婦女，倘有強硬告狀風聲，他便將人藏入太平莊，任你王侯宰相，那個敢到他莊上捕緝？後來只為莊上藏奸害人，雁公子三鬧太平莊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且言那日門官領了刁府的家將進了書房，見了太師叩頭，呈上書子。太師拆開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乃是因過新年，他書房要換一副對子，求太師一寫，故此裱了紅綾。差家人送來。雲太師看書罷。他平日同刁國舅不睦，欲不代他寫，卻又不好回他，只得勉強收下道：「管家回去，拜上賢侯，過一二日寫成送來便了。」那家人答應，叩頭辭去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鍾御史同雁都統二人，朝散來訪，雲太師因留二人書房小飲。飲酒中間，太師道：「今有刁國舅送一幅春聯來寫，老夫久疏文墨，托鍾年兄代寫。」鍾佩道：「既是大人有命，敢不應教？只恐有惡太師尊名。」雁翎道：「這刁國舅莫不是那太平侯刁發麼？」雲太師道：「正是。」雁翎道：「這等奸佞，睬他做甚！聞得他在太平莊作惡多端，有日落到卑職手中，也不能輕放於他，少不得要代百姓除害。」正是：忠奸各一性，心意不相同。

太師道：「此言正是。老夫平日也怪他不仁，只是舉筆之勞，老夫不好過卻。」三人說說笑笑，不覺更深了。太師吩咐撤去酒席。眾家人答應，撤去杯盤，捧上三尊香茗，三人散坐談心。鍾佩乘著酒興道：「何不把小刁對子紙取來寫寫，有何不可？」太師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遂叫女童磨濃香墨，收拾書房，拂開紅綾，左右書童掌上兩支銀燈，鍾御史提起羊毫來一揮而就。正是：落墨煙雲起，下筆走龍蛇。

鍾佩寫完，雲、雁二人見鍾佩的字，連聲稱贊道：「真乃妙筆！」鍾佩道：「不過聊以塞責而已，還求指教。」三人又敘了一會閒言，各人告辭。太師走出書房，各自回衙。次日太師命家人送對聯到刁府。刁發收下，賞了雲府家人謝去，按下不言。

且言過了幾天，乃是眾臣恭奉天臘勝會。那日天啟皇爺駕臨早朝，百官朝駕，文武兩殿山呼萬歲，好不威武。怎見得？有贊詞為證：

九重金殿；燈燭輝煌，五鳳樓前，樂聲齊奏。金鐘響處，文官們個個拜丹墀；花鼓鳴時，武將等人人朝鳳闕。但見紫袍金帶，映著白玉瑤階；玉佩朱纓，照著金磚甬道。

寶鼎香煙浮綠，金台彩結紅花。果然是：世上最尊天子位，人間極貴帝王家。

閒言少敘。且言天啟皇爺朝賀已畢，傳旨文武百官，在通明殿賜宴飲酒，慶賀天臘。那些內閣大臣和六部九卿、翰林科道領旨飲宴。正是：皇恩真浩蕩，春氣日光輝。

那些百官，人人領旨，文東武西，各各敘位而坐。天子居中，眾臣謝恩賜坐已畢，有皇門內監一對對進爵捧盤。真是山珍海味，玉液金波，說不盡的御筵富貴。左右樂聲齊奏。酒過三巡，王開金口道：「朕自立位以來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，皆賴眾卿輔政之功。今日共享太平，卿等莫拘君臣之禮，須盡歡而散。」眾臣齊聲道：「願吾王萬壽無疆！」這一聲未曾說了，猛聽得一聲響亮，猶如雷震一般。天子大驚，忙問是何緣故。忽見天上東南角邊一片紅光而起，天子傳旨，命眾臣看來。那些諸臣領旨，一同起身，走入滴水簷前白玉階邊一望，只見那東南上紅光起處，非燈非火，似明霞一般，西北落去。紅光過了，又見三個大星，紅光閃閃，下有五色祥雲，也隨紅光落在西北上而去。皇上問道：「主何吉凶？」有欽天監奏道：「恭賀萬歲，洪福齊天！此乃景星慶雲，呈樣獻瑞，主國家有道，人壽年豐，當出不世奇才，以表至治。只是那紅光響振，恐有西北上刀兵之動。然一響既散，又有景星壓住，也無關大事。臣等謹賀。」皇上道：「但願如卿所奏，則寡人之幸。」傳旨眾臣各依原位。又飲了兩巡，然後皇上回宮，不表。

單言雲太師謝宴，隨眾出了午門上轎，打道回相府而去。不一刻到了府門，下轎步入中堂。家丁接住，捧上香茶一盞。太師吃過茶歇了歇，叫家人擺香案，敬過天地，然後入內堂拜祖宗、灶神，夫妻見禮。老爺無兒，膝下只有一位小姐，年方八歲，名喚素暉。小姐上前拜見爹娘，然後是那些合府的家人、婦女上前叩頭。恭賀已完，又是那相府的一班執事人員：站堂官、聽事官、巡捕官，中軍官、校尉官、巡風官，一對對雁翎般入中堂，排班兒叩頭參賀。相爺吩咐外邊賞席，眾人答應，謝了出外不表。又有那些合城的大小文武官員，或是用帖的、用手本的，各自穿公服，都列相府恭賀。相爺吩咐堂官收帖掛號，一概免見。那些官員央堂官掛號回去了。

相爺在府家宴，與夫人閒講。夫人道：「相公早朝之後，妾身正在房梳洗之時，猛聽得天上一聲響亮，東南上一片紅光，不知是何緣故，相公在朝看見的麼？」老爺道：「下官早朝，蒙皇上恩典，在偏殿飲宴。正飲酒之時，聽得一聲響，之後見東南上一派紅光。天子大驚，率眾觀看，不知是何。忽見紅光過後，又有一片五色樣雲，三顆明星壓將下去。萬歲問時，據欽天監陳明稟奏，道該有不世奇才出來，佐助至治。只是那一聲怪響，於那紅光落在西北上去，恐西北二處有兵火之災，亦不為大害。我想西去有總兵官張成把守，只有北狼關幽州大寨，卻是那刁國舅太平侯的妻舅胡申在那裡做都督，鎮守三山關隘。聞得他在那裡貪財好色，不得民心，下官久要參他，奈有刁發在內，恃椒房之寵，未敢輕動。」夫人道：「又來了！自古道：不乾己事留他便。同人作甚對頭！」夫妻二人說說談談，不覺晚了，吩咐丫鬟端上晚飯，老爺同夫人小姐家宴，相府家人慶賀元旦，與眾不同，合家大小皆坐一席。這也不表。

單言太師飲了幾杯，便叫收，吩咐乳娘帶小姐安寢去了。老爺也因年老，又辛苦了，也就睡了。上牀一會，合眼朦朧，忽見窗外一派亮光，從空罩下一輪明月，落將下來，落在後樓，一聲響亮，將樓打倒。老爺吃了一驚。正是：明月忽然天上落，不知禍福

若何能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